

中華活葉文選
《荀子·勸學》 严北溟译注

荀子·劝学 严北溟譯注

【作者介紹】 見《文選》第 41 号《荀子·天論》。

【說明】 本文是《荀子》书中第一篇。全文以劝导人們努力求学为主，运用了大量生动的譬喻，反复說明学习的重要以及对学习应有的目的、态度和方法。其中許多論点，直到今天还有其意义。全篇句法簡练，声調鏗鏘，議喻交融，情文并茂，最足以表現荀子文章的风格。所以本文不仅是一篇說理文章，也可当作一篇文艺作品来欣賞。全文共分四大段：

第一大段从开头到“君子慎其所立乎”句止，主要是闡明学习的目的和重要性。作者从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“性恶”論观点(当然，作为抽象的人性論，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)出发，承认道德品质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培养的，強調了人的个性可以改造以及环境和学习对于这种改造的重要作用。这篇文章即在于發揮这一思想，所以第一句話就說“学不可以已”，肯定学习是极端重要的。接着妙喻橫生，均紧紧結合环境教育和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品性、恶习等这些根本論点。其中如“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”，直至今日还为我們經常引用(即成語“青出于藍而胜于藍”)。它說明了任何人只要发愤学习，都能有所提高，今天的我可以胜过昨天的我，做学生的也可以超过老师。他用“干、越、夷、貉之子，生而同声，

长而异俗”一喻，說明小孩子初生时并无差异，但环境教育却可使他們长大后有着各种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爱好。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；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”，也同样是論证环境对人們影响的有名譬喻。他还认为世間學問是无穷无尽的，正如“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谿，不知地之厚也”一样，所以一个人决不能单靠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，而必須从实践中坚持向現實学习的方針。他說：“吾尝終日而思矣，不如須臾之所学也。”又說：“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。”把“所学”和“善假于物”联系起来，这意味着学习的目的是要认识客观事物的規律，并利用这些規律性知識去改造客观世界。这和作者在《天論》中表达的“制天命”思想是結合着的。

第二大段从“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”句到“安有不聞者乎”句止，提出有关学习态度的問題。作者认为任何渊博的學問总是由一点一滴的知识积累而来的，“故不积蹟步，无以至千里，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”。主張为学要脚踏实地，循序漸进，反对一切好高騖远、一步登天的錯誤想法。“骐驥一跃，不能十步，駑馬十駕，功在不舍。”一个人哪怕天資較差一点，只要有坚韧刻苦的学习精神，也能赶上絕頂聰明的人，攀登學問的高峰。學問的本身更要求专一、精深，切忌东抓西抓，淺嘗輒止。作者用了許多生动的例子諷刺了那些粗心浮气，滿足于一知半解、学无专精的人。“蟹八跪而二螯，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者”，“鼫鼠五技而穷”，的确足以引起我們在学习上的警惕。

第三大段从“学恶乎始”句到“此之謂也”句止，主要是談学习內容和方法問題。作者把学习內容归結为《礼》、《乐》、

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，認為學好这些东西，就“在天地之間者毕矣”，特別提出所謂“隆禮”的主張，斷言學習步驟應該是“始乎誦經，終乎讀禮”，並說：“學至乎《禮》而止矣。”這些看法顯然是作者受到儒家和新興地主階級立場局限的表現，不足為怪的。但作者在這裡還提出了比“隆禮”更重要的“學莫便乎近其人”的說法，指出“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，隆禮次之”。所謂“近其人”、“好其人”，實際是對良師益友在學習中作用的高度重視。作者又分析了“君子”和“小人”在學習上的區別，批判了“小人”借求學以炫耀知識和獵取名利的錯誤念頭，兼及“君子”接待求教者所應持的分別對待的方法。撇開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這類封建觀點，仍可從作者論述中找到某些合理的內核。

最後一段從“百發失一”到篇末，作者提出了學問的最高境界“全”“粹”之學，即對真理力求作全面、深入理解的學問。他指出“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”，等於“百發失一，不足謂善射，千里蹠步不至，不足謂善御”。末了，作者以如下的語句結束了全文：“天見（貴）其明，地見（貴）其廣，君子貴其全也。”如果說真理總是全面的，而我們的認識，任何时候也應力求全面，避免主觀片面理解問題，那末，作者在學習上提出這一“貴全”命題，就更有着理論上的價值了。

君子曰：學不可以已①。青，取之于藍②，而青于藍；冰，水为之，而寒于水。木直中绳，輮以为輪③，其曲中

①已——停止，放鬆。 ②藍——草名，葉子可作青色染料。 ③輮（柔 róu）——使直的東西變彎曲。 輮——車輪。

規①；虽有槁暴②，不复挺③者，輒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绳則直，金就礪則利④，君子博學而日參省⑤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

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谿⑥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聞先王之遺言，不知學問之大也。干、越、夷、貉之子⑦，生而同聲，長而異俗，教使之然也。〈詩〉曰⑧：“嗟爾⑨君子，無恒安息。靖共⑩爾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⑪。”神莫大于化道⑫，福莫長于無禍。

吾嘗終日而思矣，不如須臾⑬之所學也。吾嘗跂⑭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見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；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⑮也，而聞者彰⑯。假輿馬者⑰，非利足⑱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⑲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絕⑳江河。君子生⑳非異也，善假于物也。

南方有鳥焉，名曰“蒙鳩”⑳。以羽為巢，而編之以发，

①規——圓規，畫圓的準則。 ②槁——枯。暴（鋪 pù）——同“曝”，晒干的意思。 ③挺——直。 ④金——金屬制成的刀劍一类的东西。礪——磨刀石。利——鋒銳。 ⑤參——檢驗。省——省察。 ⑥深谿——深谷。 ⑦干——古代小國，為吳所滅，因此又稱吳為干。干、越即吳、越。貉（莫 mò）——北狄名。子——嬰兒。 ⑧〈詩〉曰——下面几句詩，見《詩經·小雅·小明》。 ⑨嗟——感叹詞。尔——你。 ⑩靖——安。共——“供”的借字。 ⑪介——助，佑。景福——大福。 ⑫化道——為道所化，指受真理的潛移默化。 ⑬須臾（魚 yú）——片刻。 ⑭跂——舉踵，蹠着腳。 ⑮疾——大。 ⑯彰——清楚。 ⑰假輿馬者——借助於車馬的人。假，借助，凭借。 ⑱利足——指跑得快。 ⑲楫——同“楫”，船桨。 ⑳絕——这里是渡過的意思。 ㉑生——讀作“性”。 ㉒蒙鳩——鳩鶡。

系之葦苕①。风至苕折，卵破子死。巢非不完也，所系者然也。西方有木焉，名曰“射干”②，莖长四寸，生于高山之上，而临百仞③之渊。木莖非能长也，所立者然也。蓬④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；白沙在涅⑤，与之俱黑。兰槐⑥之根是为芷；其漸之滫⑦，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⑧。其质非不美也，所漸者然也。故君子居必擇鄉，游必就士，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。

物类之起，必有所始。荣辱之来，必象其德⑨。肉腐出虫，魚枯生蠹⑩。怠慢忘身，禍灾乃作。强自取柱⑪，柔自取束。邪秽在身，怨之所构。施⑫薪若一，火就燥也；平地若一，水就溼也。草木疇生⑬，禽兽群焉，物各从其类也。是故质的張⑭而弓矢至焉，林木茂而斧斤至焉，树成蔭而众鳥息焉，醯酸而蚋⑮聚焉。故言有召禍也，行有招辱也，君子慎其所立乎！

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；积善成

①葦——芦葦。苕(条 tiáo)——开花的嫩葦条。 ②射(夜 yè)干——植物名，高二三尺，花黃赤色，根可做药。 ③仞(刃 rèn)——七尺(一說八尺)。 ④蓬——草名，亦称飞蓬，莖高尺余，开小白花。 ⑤涅(糲 niè)——黑泥。 ⑥兰槐——香草，它的根叫“芷”，有香气。 ⑦其——如果。漸——浸。滫(休 xiū)——淘米水，脏水。 ⑧服——佩戴。 ⑨这句說：人的遭受荣辱，必定是符合他的品德的。 ⑩蠹(肚 dù)——一种能侵蝕衣服书籍的害虫，俗名蠹魚。 ⑪柱——当讀为“祝”，断也。 ⑫施——摆列。 ⑬疇生——类生，从生。疇，同“儕”。 ⑭质——箭靶的——箭靶上面正中的目标(圓心)。 ⑮醯(西 xī)——醋。蚋(銳 ruì)——一种蚊虫。

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。故不积蹠步^①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骐驥一跃，不能十步；駑馬十駕^②，功在不舍。鍥^③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鍥而不舍，金石可鏤^④。蟻^⑤无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强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蟹八跪而二螯^⑥，非蛇蟮^⑦之穴，无可寄托者，用心躁也。是故无冥冥^⑧之志者，无昭昭^⑨之明；无惛惛之事者，无赫赫之功。行衢道^⑩者不至，事兩君者不容。目不能两視而明，耳不能两听而聰。螣^⑪蛇无足而飞，鼫鼠五技而穷^⑫。《詩》曰^⑬：“尸鳩^⑭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^⑮君子，其仪^⑯一兮。其仪一兮，心如結^⑰兮！”故君子結于一也。

昔者瓠巴^⑱鼓瑟而沉魚出聽；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^⑲。故聲無小而不聞，行無隱而不形。玉在山而草木

①蹠(愧 kuǐ)步——即“跬步”，半步。蹠，同“跬”。②十駕——十日所走的路程。一天所行为一駕。③鍥(窃 qiè)——雕刻。④鏤(漏 lòu)——雕刻。⑤蟻——同“蚓”，即蚯蚓。⑥跪——足。螯——蟹的大爪，形如鉗子。⑦蟮——同“鳝”。⑧冥冥——与下文的“惛惛”均有精誠專一或埋头苦干之意。⑨昭昭——与下文的“赫赫”均有明白、顯著之意。⑩衢道——歧路。⑪螣(騰 téng)——郭璞說：“龍類，能興云霧而游其中。”⑫鼫(师 shi)鼠五技而穷——鼫原本作“梧”，据楊倞說改。五技，指“能飛不能上屋，能緣不能穷木，能游不能渡谷，能穴不能掩身，能走不能先人”。⑬《詩》曰——以下几句詩見《詩經·曹風·鳴鳩》。⑭尸鳩——布谷鳥。⑮淑人——善人。⑯仪——仪表，仪容。⑰心如結——指用心坚固专一。⑱瓠巴——古代善彈瑟的人，相傳他彈瑟時，能使鳥舞魚跃。⑲伯牙——古代善彈琴的人。六馬——古代天子乘路車，駕六匹馬。仰秣——馬吃草時把頭抬起來。

潤，淵生珠而崖不枯。為善不積邪①？安有不聞者乎！

學惡②乎始？惡乎終？曰：其數③則始乎誦經，終乎讀禮；其義則始乎為士，終乎為聖人。真積力久則入，學至乎沒④而后止也。故學數有終，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。为之，人也；舍之，禽獸也。故《書》者，政事之紀也；《詩》者，中聲⑤之所止也；《禮》者，法之大分，類之綱紀也。故學至乎《禮》而止矣。夫是之謂道德之極。《禮》之敬文⑥也，《樂》之中和也，《詩》、《書》之博也，《春秋》之微⑦也，在天地之間者毕矣。

君子之學也，入乎耳，箸乎心，布⑧乎四體，形⑨乎動靜。端⑩而言，輶⑪而動，一可以為法則。小人之學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。口耳之間則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！

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君子之學也，以美其身；小人之學也，以為禽犧⑫。故不問而告謂之傲⑬；問一而告二謂之贅⑭。傲，非也；贅，非也——君子如嚮⑮矣。

學莫便乎近其人。《禮》、《樂》法而不說⑯，《詩》、《書》

①邪——同“耶”。②惡（烏 wū）——問詞，如何。③數——借作“術”，指為學的途徑、方法。④沒——同“歿”，死。⑤中聲——中和之声，即和平醇正的乐調。⑥敬文——指揖让恭敬的种种仪文細節。⑦《春秋》——孔子据魯史撰述的一部編年史，起魯隱公元年訖魯哀公十四年，計二百四十二年。微——深微奧妙。孔子撰《春秋》所用詞句往往含有褒貶的意思，意甚隱微，所以說深微奧妙。⑧布——表現。⑨形——體現。⑩端——讀為“喘”，微言。⑪輶（軟 ruǎn）——微動。⑫禽犧——指可供餽獻、玩弄之物。⑬傲——作“躁”解，急躁。⑭贅（杂 zá）——嘈。贅，語声繁碎，嘈囁。⑮嚮——同“響”，指回響。⑯說——解說。

故而不切^①，〈春秋〉約而不速。方其人之^②习君子之說，則尊以徧矣，周于世矣！故曰：學莫便乎近其人。

學之經^③莫速乎好其人，隆^④禮次之。上不能好其人，下不能隆禮，安特將學雜志、順〈詩〉〈書〉^⑤而已耳！則末世穷年，不免為陋儒而已。將原先王，本仁義，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。若挈^⑥裘領，詘五指而頓^⑦之，順者不可勝數也。不道禮宪^⑧，以〈詩〉、〈書〉为之，譬之猶以指測河也，以戈舂黍也，以錐殼壺^⑨也，不可以得之矣。故隆禮，雖未明，法士也；不隆禮，雖察辯，散^⑩儒也。

問楷^⑪者，勿告也。告楷者，勿問也。說楷者，勿听也。有爭氣者，勿與辯也。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，非其道則避之。故禮恭而后可與言道之方，辭順而后可與言道之理，色从而后可與言道之致。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，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，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^⑫。故君子不傲、不隱、不瞽，謹順其身^⑬。〈詩〉曰^⑭：“匪交匪紓^⑮，

①切——切合。 ②方——仿效。之——作“而”字解。 ③經——讀為“徑”，途徑。 ④隆——重視，崇尚。 ⑤安——語助詞。特——仅仅，徒然。學雜志——學習雜記之書。順〈詩〉〈書〉——替〈詩〉〈書〉做注脚。順，“訓”的假借字。 ⑥挈(窃 qiè)——提起。 ⑦詘——同“屈”，弯曲。頓——整頓，也作“引”解。 ⑧道——由。禮宪——禮法。 ⑨殼——同“餐”。壺——盛食物的器具。 ⑩散——散漫，无用。《莊子》书中称无用之木为“散木”。 ⑪問楷(苦 kǔ)——謂所問非禮義之事。楷，粗惡。 ⑫瞽——盲目。 ⑬身——猶言“人”，指來請教的人。 ⑭《詩》曰——這兩句詩見《詩經·小雅·采菽》。 ⑮匪交匪紓——匪，非；交，絃，急切。匪交，言不急切；匪紓，言不紓緩。

天子所予。”此之謂也。

百发失一，不足謂善射；千里蹠步不至，不足謂善御；倫類不通，仁義不一，不足謂善學。學也者，固學一之也。一出焉，一入焉，涂巷之人①也。其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桀、紂、盜跖②也。全之盡之，然后學者也。

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美也，故誦數以貫之，思索以通之，為其人以處之，除其害③者以持養之。使目非是無欲見也，使耳非是無欲聞也，使口非是無欲言也，使心非是無欲慮也。及至其致好之也，目好之④五色，耳好之五聲，口好之五味，心利之有天下。是故權利不能傾也，群眾不能移也，天下不能蕩也。生乎由是，死乎由是，夫是之謂德操⑤。德操然后能定，能定然后能應。能定能應，夫是之謂成人。天見⑥其明，地見其光⑦，君子貴其全也。

【譯文】

“君子”說：學習是不能放鬆的。〔譬如〕青色是从藍草中取出來的，却比藍草的顏色更青；冰塊是由冷水凝結成的，却比水更冷。木的本性是申直的，能和繩墨相應，但用火把它烤彎弄彎后做成車輪，也能和圓規相應，縱然干枯了，也不再申直，因為烤彎

①涂巷之人——指普通的人。涂，借為“途”。 ②盜跖(直 zhí)——傳說中古代的“大盜”，實系反對奴隶主的首領。 ③害——指妨害全面、深入學習的種種因素。 ④之——“之于”。 ⑤德操——道德操守。 ⑥見——據俞樾說可能是“貴”字之誤。 ⑦光——古與“廣”通用。

弄弯了的緣故啊。所以木头要經過绳墨斧鋸才能使它直，刀劍要經過磨刀石才能使它鋒利。君子呢，學問既要廣博，還要經常從實踐中檢驗和省察自己的所學，這樣，認識日有提高，在實際行動中就可以少犯錯誤了。

因此，不攀登高山，就不知道天的高遠；不走近深谷，就不知道地的深厚；不聽“先王”的遺言，就不知道學問的無窮。無論南方的吳、越和北方的夷、貉所生的嬰兒，呱呱墮地時的哭聲，都是一樣的；一到長大後，生活習慣就完全不同，這是環境教育所決定的。《詩》上說：“哎，君子呀！不要常常貪求安逸吧。要安心供奉自己的職位，要愛慕正直的行為。神知道了，會賜給你大的幸福。”人生最高的精神境界，是求學而受到真理的潛移默化；最大的幸福，是修身以避免可能招致的禍害。

我常常整天地冥思苦想，但總不如從事片刻學習的收穫。我常常踮起腳尖兒眺望遠方，總不如登臨高處的眼界遼闊。登高向人招手，手臂沒有加長，而很遠的人看得見；順着風勢呼喚，聲音沒有加大，而別人聽得更清楚。借助於車馬的人，不必自己跑得快，却能遠行千里；借助於舟船的人，不必自己會泅水，却能橫渡江河。君子的生性與人無異，只因他善于借助和利用外物，所以就不同了。

南方有一種鳥，名叫“鷦鷯”，用羽毛做巢，而用發毛編起來，系在蘆葦的嫩條上。一陣風吹來，嫩條折了，卵兒敲破，小雛也跌死了。鷦鷯的巢並非不完善，只是系巢的地方太不行了。西方有一種木，名叫“射干”，莖長四寸，生在高山頂上，下臨百丈深淵，它的莖杆並不長，却由於站立的地方高，自己也高了。蓬草生長在麻田中，不靠扶持也長得很直；白的沙粒掉在污泥里，就變成同污

泥一样的黑。兰愧的根名叫芷，本是很香的，如果把它浸在脏水里，“君子”就不会去接近它，老百姓也不会去佩戴它。兰芷的本质并非不美，浸在脏水里就变了。因此，“君子”居处要选择乡里，交游要选择贤士，为的是要防止邪僻而接近公平正直的人呀！

万物分类的起源，是可以找到一个最根本原因的。享荣誉和受耻辱，完全根据一个人德行的好坏。肉腐臭了，出现蛆虫，鱼朽烂了，产生蠹虫。一个人怠慢疏忽，忘记持身之道，就免不了要惹起灾祸。物太刚就易于折断，太柔弱又容易受到约束。满身邪恶肮脏，容易成为怨恨的对象。同样一堆柴薪，火先向那比较干燥的柴块烧去；同样一块平地，水先向那比较潮湿的地方流去。草木以同类而繁殖丛生，禽兽以同类而成群聚处，这是万物各从其类的客观规律。所以箭靶子摆那儿，弓矢就向那儿集中；林木茂盛的地方，就有刀斧去砍伐。树木成荫，众鸟都飞来休息；醋到酸腐时，蚊蚋就向它聚集。所以说话可召来祸患，行为可招致耻辱，“君子”应该小心翼翼地站定做人的立场啊！

积土成为高山，能影响气候而兴风作雨；积水成为深渊，能使蛟龙在里面生长。一个人多做好事，养成高尚的品德，自然会精神面貌一新，进而具备着圣人的智慧。所以不积累半步一步的行程，不能达到千里的目的地；不积累一点一滴的流水，不能汇合成为江海。良马一跃不能超过十步，劣马十天的行程却能赶上千里，〔它的成就和良马相同，〕就是由于不断努力前进的结果。用刀刻物，如果一会儿就放下，虽是朽木也摧折不断，如果继续不停地刻下去，即使金石也可以雕刻成功。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，强壮的筋骨，却能上吃地面的尘土，下饮地底的泉水，因为用心专一的缘故。螃蟹有八只脚和两只钳子，但如果不能靠蛇和鳝的洞穴，就

无处寄居，就因为它浮躁而不专一的缘故。因此，在学习上沒有刻苦钻研的志向，就不能有豁然貫通的成就；在工作上沒有埋头苦干的雄心，也就做不出优异的成績。徘徊岐路的人永远达不到目的地；事奉两个国君的人不能見容于任何一方。眼睛无法同时看两个对象，而又能看得分明，耳朵无法同时听两种声音而又能听得清楚。螣蛇虽沒有脚，却能兴云駕雾，飞游天空；鼫鼠有五种技能，却沒有一項真本領。《詩》上說：“在桑树上的戶鳩呀，一心一意地哺育着七个鸝儿。善人君子呀，举止也要专一。举止专一了，用心就坚固了！”所以君子做學問要把目标集中在一点上。

从前瓠巴鼓瑟，沉在水底的魚都浮出水面来听；伯牙彈琴，正在吃草的馬也抬起头来欣賞。所以声音无论多么小，沒有不被人听见的；行为无论多么隐蔽，也沒有不露馬脚的。宝玉藏在山中，連山上的草木也显得滋潤；珍珠产在深渊里，連崖岸也显得不干枯。一个人只怕为善而不积累，否則哪有不被人知道的呢？

究竟求学之道应从哪里开始、哪里終結呢？答复說：治学的途径，开始应讀《詩》《書》之类的“經”，最后要学习典章制度一类的“禮”，治学的目的，則从为“士”开始，最終是要做到“聖人”。一个人只要坚持不懈地学习，自然能深入而有所收获，学是要学到死才停止的。所以学习的具体程序可能有終結的时候，而学习的重大意义，是不應該有一时一刻的忽視的。[因为]勤求學問是人类的一个特点，放弃學問就与禽兽沒有區別了。《尚書》是关于古代政事的記載，《詩》中收集了許多中和之声的乐調；《禮》是法律的总原則，各种条例的綱領，所以学习到《禮》就算达到終点了。这叫做道德的最高升华。《禮》所包含的仪礼細节，《樂》的中和之声，

《詩》、《書》內容的廣博，《春秋》的微言大義——天地之間的學問，都包括在這裡了。

君子的做學問，聽在耳里，記在心里，還要以身作則，表現在日常行動中，哪怕最微小的一言一動，都可以供別人效法。小人的做學問，耳朵听了，口里說說算數，口耳之間相距不過四寸，這又怎樣能使自己七尺之軀得到好处呢？

古人做學問是为了提高自己，現在人做學問是为了擺樣子給人家看。君子做學問，是認真地培養己身優美的品質；小人做學問，是把它作為追求名利的工具。所以人家不向你請教而去敎導他，是犯了急躁的毛病；人家只問一件事而偏要告訴他兩件事，也未免囁嚅。急躁不对，囁嚅也不对。君子〔對待前來請教的人，〕最好如響之應聲，能適應對方的要求就好了。

求學最方便的法門，莫過于接近良師益友。《禮》、《樂》有一定的法度而無詳細的解釋；《詩》、《書》多記載掌故，未必切合當前情況，《春秋》詞旨隱約，不容易迅速理解。只有向“君子”看齊並學習他的學說，就能逐漸養成尊貴的人格、普遍的知識，而對世事有較全面的理解了。所以說，為學最方便的法門，莫過于接近良師益友。

為學最直接迅速的途徑，莫過于以自己最理想的完人作為學習的榜樣；其次就是崇尚禮法，用以約束自己。如果上不能向理想中的完人看齊，下不能以禮法約束自己，那就不過是盲目地亂學一通，或徒然記誦些《詩》、《書》敎條罢了。這樣學上一輩子，也不免做個淺陋的書呆子而已。至于要追溯先王的旨趣，探寻仁義的根本，從禮入手正是一條最四通八達的途徑。正好象把皮袍的領子提起來，用五個手指一頓，整個皮袍上的毛就沒有不順的了。

不实践礼法，而空谈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就譬如用指头去测量河水的深浅，用戈矛去舂米，用尖锥当筷子去吃饭，这都是办不到的事。所以崇尚礼法，虽然不一定明白其意义，还不失为一个好礼法之士；不崇尚礼法，即使明察善辩，也不过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罢了。

所以人家问的不是礼义之事，就不应去告诉他；告诉的不是礼义之事，就不应该去问他；讲的不是礼义之事，就不应该去听他。对喜欢闹意气的人，不应和他去争辩。人家抱着讲道理的态度来，我就去接待他，否则就避开他。人家有礼貌，可以和他谈谈“道”的方向；人家很谦恭，可以同他谈谈“道”的内容；人家表示极诚恳的态度，就可以和他更深入地谈谈“道”的极致。因此，不是交谈的对象而硬要去谈，就失之浮躁；可以交谈的对象而不谈，就失之有意隐私；不观察对方的气色而谈，就是瞎扯。只有君子不浮躁、不隐私，也不瞎扯，一切根据对方的情况分别对待。《诗》上说：“不急切、也不纾缓的人，是国王所嘉奖的。”就是说的这个道理。

发射一百支箭，如果有一支没有中的，不能说是优秀的射手；千里路程，只差半步未赶到，不能说是好的驾驶员。不通晓理法，不坚持仁义，不能说是善于学习的人。所谓求学，首先就要学专一。一会儿学习，一会儿不学习，只能是个普通的人。纵然有好的一面，但缺点占主要地位，仍然是桀、纣、盗跖一类的人物。学习要全面，要深入，才是一个真正为学的人。

“君子”懂得学习不全面、不深入是不好的，所以博闻强记，多用思考，以求其融会贯通；并设想古人持身处世之道以勉励自己；消除学习上的障碍，以坚持这种既全面、又深入的学习努力方向。使自己的眼睛除此以外不看，耳朵除此以外不听，口里除此以外不讲，心里除此以外不想。一个人好学乐道到如此的程度，就象

眼睛爱看五色，耳朵爱听五音，口爱尝五味，心里关怀天下大利一样。这样，权势利祿不能动摇他的信念，群疑众难不能转移他的目标，天下之大不能波动他的心志。生是这样，死也是这样——这就是一个人在追求真理上的最高道德操守。有了这样的道德操守，就能有坚定的意志；能有坚定的意志，就能权宜应变。能有坚定的意志，又能权宜应变，这就是完全的人。天以明为貴，地以广为貴，“君子”則以学习上的全面深入为貴啊！

卷之三	文	行
卷之三	李	吉州機轉司
卷之三	李	宋國公時任八萬外禁
卷之三	白	官貴賤
卷之三	王	周易
卷之三	范仲淹	橫渠四書
卷之三	歐陽文忠公	臨邑縣令
卷之三	蘇軾	湖心亭記
卷之三	王	留侯論
卷之三	蘇軾	赤壁賦
卷之三	蘇軾	(留侯論)補遺
卷之三	蘇軾	(出士十三章)原陰定
卷之三	蘇軾	南歸錄
卷之三	蘇軾	宿武昌邑

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晚於北京寓處
寫於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
於北京寓處

中華活葉文選 本批(71—80)篇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71. 九歌 | 屈 原著 |
| 72. 劝学 | 荀 卿著 |
| 73. 文賦并序 | 陆 机著 |
| 74. 与韓荊州书
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| 李 白著 |
| 75. 琵琶行
連昌宮詞 | 白居易著 |
| 76. 岳阳樓記
游褒禪山記 | 范仲淹著 |
| 77. 前后赤壁賦 | 王安石著 |
| 78. 西廂記(第四本第三折)
宝劍記(第三十七出) | 苏 輓著 |
| 79. 詞選序 | 王實甫著 |
| 80. 魯迅詩九首 | 李開先著 |
| | 張惠言著 |
| | 魯 迅著 |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1962年8月上海1版1次

(上海 錦興路7號)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1/2印張1—50,000

中華書局出版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

定 价 4 分